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686
4 Febr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莫伊尼汉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帕基先生

黄华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杰克逊先生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哈马舍尔德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萨利姆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四十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安理会的各理事国都知道，新任主席习惯上有一项愉快的任务，就是要说些话谈到前任主席，也是安理会礼仪的一部分。我们总要用心思找些彬彬有礼的话来说，我们之中有些人为此甚至要绞尽脑汁。我十分高兴不仅有机会说出美国的想法，而且还能说出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的想法，我们要对前任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萨利姆大使的卓越表现表示赞扬和感谢。在最困难的一个月中，他以沉着、有时坚决和谅解的态度来履行任务。对安理会这一月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他是处理这种问题所必须有的绝对慎重的态度来处理，不过他仍能保持一种可惜此地不常见的礼貌和坦率。他在担任主席时一项很高的成就就是使我们在上星期五对一件最严重的事件作出了一致的决定。不到七个月前，这个问题还使安理会意见分歧造成一个突出的意见不同的记录，使我们对这件极度严重的事件所抱的希望大打折扣。

这一次，这件事不是在意见不调和的情况下结束，而是在安理会绝少见到的坚定和团结的情况下结束。这肯定是主席领导才能的一个标志。我们对一位主席不能要求更多了，因为从萨利姆大使那儿所获的已经够多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科摩罗局势

- (a)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科摩罗国家元首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1953)
-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959)

主席：我现在要通知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今天早上我收到科摩罗国家元首一封电报，是指派一位科摩罗代表来参加安全理事会应科摩罗政府要求而进行的讨论。因此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打算邀请科摩罗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科摩罗代表絮尔唐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们欢迎科摩罗代表。

此外，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他们要求参加讨论刚刚列入议程上的项目。因此，我提议请安理会同意，按照惯例，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请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各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拿先生，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尼亚代表马伊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贝塔菲卡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科摩罗国家元首在他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电报中（S/11953），要求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于二月三日代表非洲国家集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支持这个要求。该信载在第S/11959号文件内。我也希望提请大家注意第S/11960号文件，该文件中有一封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以今天日期提出的信。

讨论安全理事会这一项目的第一位发言人是科摩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絮尔唐先生（科摩罗）：主席先生，我要诚挚地感谢你使我能荣幸参加在这著名的会堂中举行的辩论。我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代表，他们迅速响应我国政府的要求同意开会。

科摩罗国家元首就我国的领土完整受到法国的威胁一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科摩罗政府选派了我和代表团团长赛尔德·奥马尔全权大使为代表，参加这项辩论。

科摩罗代表团团长已从莫罗尼出发现抵伦敦，还未来到纽约，随时会到。现在他不在，我只能单就科摩罗政府的立场向安理会各理事国再提一提。科摩罗国家元首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上已经把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电报全文如下：

“我谨通知你，法国对科摩罗的领土发动侵略，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法国政府蔑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打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举办一次公民投票。根据法国的法律规定，马约特是科摩罗领土一个构成部分，自一九一二年以来，法国的法律也始终承认这个群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统一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联合国接纳包括昂儒昂、马约特、莫埃里和大科摩罗四岛的科摩罗国为会员国。鉴于这个悍然的侵略行为，我谨要求你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以便维持群岛上的和平，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障我国领土完整。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S/11953）

鉴于形势严重迫切，为了给大家更多的必需的资料，我们保留在科摩罗代表团团长到达时再次发言的权利。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在开始谈及议程项目的实质问题以前，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你的卓越的品质和众所周知的能力，保证你能以配合我们这样一个重要而负责的组织所需的一种权威来主持我们的辩论。在谈到实质问题以前，我要向前任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萨利姆大使致谢，他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的讨论是谨慎而明智的、有政治远见的、有技巧而保持公正。我们所有人对萨利姆大使都极为尊重。他再一次显示出他所特有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质。我愿意对他在二月份时主持安理会的讨论的方式表示深切感谢。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可以透过认真、深入和客观的讨论得到澄清的。我们并不反对安理会对科摩罗提出的控诉进行辩论。本机构有权力去审议在会员国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困难问题——不论这些困难是否有充份事实的根据。

但是，问题的本质不应以一种含糊的措词提出来。由于法国准备在下星期日在其领土的一部份举行完全民主而且任人调查的公民投票，竟然被指控为一种侵略。很明显，这是不合理的指责。请允许我简短地综述一下问题的背景。

首先，在科摩罗群岛本身发生了什么事呢？法国政府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确认这个群岛一定要独立。然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国政府安排对科摩罗人民举行一次征询民意。结果是绝大部份的人都赞成独立，但是马约特岛上三分之二的人却投了反对票。法国议会考虑到这种分歧，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起草一份宪法来保存这些岛屿的政治和行政特性。这份案文必须得到这四个岛中的每一个岛的大部份选民同意才生效。

经过征询民意，只有法国议会才能决定移交主权。但是，科摩罗代表大会破坏了这样制定的规定，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决定宣告独立。尽管科摩罗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法国政府还是立即表示注意到这件事情。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法国政府通过一条法律承认大科摩罗、昂儒昂和莫埃里的独立，但规定由马约特岛的人民对留在法兰西共和国或加入新科摩罗国之间，作出选择。这一征询民意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举行。

联合国各会员国都还记得科摩罗共和国被接纳入本组织时的情况。法国一本忠于普遍原则的理想，没有反对科摩罗加入联合国。对那些愿意独立的科摩罗人，我们已经许下诺言让他们独立；我们不愿食言。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所提各决议草案对科摩罗国的地理完整所下的定义，因为这些决议草案对有关人民的意志下了过早的判断。在科摩罗国被接纳入本组织的时候，法国不愿就这个课题进行论战。但是我们当时提出保留时特别指出，如当时我们的代表所说：有关其领土的完整，法国基于它宪法所负有的义不容辞的义务问题，完全以自己的看法为依据。

这些就是事实。

安理会的理事国至少会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作为前科摩罗领土的管理国的法国，无论在这段时期以前所进行的地方选举中，还是以后安排的更有决定性的征询民意中，都始终让有关的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愿望，从而容许科摩罗人民决定自己的将来。正是这种程序现在被人提出质问，并被人称为侵略。

各位先生，对这一问题我们应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侵略的定义中从来不包括自由投票的因素。使用武力是侵略的特征，但没有人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因此，这里起码就是措辞不当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假如在马约特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用和平征询民意的手段澄清去年进行投票时所出现的困难。岛上的居民和他们的邻居看来在达成协议方面有些困难，现在第二次请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将来作一抉择，难道这种征询他们的意见也是进行侵略吗？

马约特问题不是个新问题。早在第二十八届大会的时候，我们就强调指出，由于科摩罗人自己的要求，在他们获得独立以前，必须为独立的国家生活建立必要的条件。我们当时说，要组织科摩罗的国家生活，就首先必须解决由于科摩罗不是一个同一种族的领土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都意识到，科摩罗注定要独立，整个群岛要独立，群岛形成一个天然地理上的整体。我们也愿意相信，科摩罗人民自己最终将会取得协议。法国当然不想把马约特保留在法国的宪政体系内。我们并没有做任何事去影响科摩罗群岛中任何一部份人的选择，而且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我们也没有耍花样来阻止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和其他岛屿保持结合。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再一次向马约特岛居民提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要成为科摩罗共和国的一部份呢，还是依然留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份？

由于我们一丝不苟地运用了自决的原则，才会在星期日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依法国看来，事实上也是联合国看来，这个原则是可能决定人民的将来和他们的生存规范的基本标准。

在当前政治法则和道德的标准中，这一原则是超乎一切的。当然，著名的第1514(XV)号决议——附带说一句，法国并无参加投票——包括了第二个原则：将要独立的各领土的领土完整。我在这里不想作冗长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讨论。我只想简单地说，按照殖民领土的疆界来尊重领土的完整是一种惯例，也许你愿意说是一个理想，但是没有自决的要求那么重要。

假如按照前殖民地的疆界而确定的领土完整是比自决更为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会很快回复到这样的时代：即世界地理是机会与武力之间长期冲突的结果，而人民的命运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是由君王或酋长的婚姻关系和联盟关系而决定，他们为了使领土完整的原则超过自由的原则而求助于战争。

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谈些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该轮到我向那些轻易地指责法国不尽责的人提出一些问题了。全世界到处都承认，由历史和地理形成的整体有选择自己前途的可能。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难道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都意识到，在一个群岛中能发生误会，或者让我们举一些大陆上的例子，象孟加拉，象伯利兹也不是会发生误会吗？这些例子证实，就算自决原则不是独一无二的原则，就算政治常识需要我们尽可能避免那些希望维持同一种族的各地区的所谓巴尔干化，自决原则仍然是最高原则。

此外，我们刚听到莫罗尼当局的电报提出法国的一九一二年法律就阐明了科摩罗群岛的统一这个论调，我要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这儿不是长篇大论地讲述行政历史的地方。我只想澄清一下，为了方便的原因我们才在一九一二年把群岛的四个岛合并在同一行政单位内。这一措施绝不是要影响每一个岛的个别特性，也绝不是要把法国首先到达的马约特岛同其他三个岛，置于同等地位，法国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控制这个岛的。

此外，我还要指出，也是由于方便的原因，一九一二年的法律把这四个岛交给马达加斯加的法国总督管辖；但是，据我所知马达加斯加从来没有用这一点来作为要求享有科摩罗主权的理由。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规定的行政管理界限不能用来作为阐释一个未来的独立国家的界限和关系的基础。从法律上和历史上来看，法国领土的定义是先于该新国家的定义，而领土完整的原则不应只在单方面援引。让我再说一次，整个问题在于马约特对自决范围内提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有着不同的答复。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唯一事实。我们不应阻止在四天之内要举行的第二次公民投票。相反，我们要让这一投票为我们提出一个答案。

鉴于这些不同的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科摩罗政府要求安理会开会的理由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这些理由并不符合目前的形势。各岛的居民之间没有武装对峙局面，科摩罗和法国之间当然也没有。因此并没有什么侵略。总结起来情形是这样：对新国家的地理界限确实有不同意见。我们最多是能够要求当事各方试图解决问题。

我要清楚表示，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法国和新的科摩罗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长期以来彼此的友谊。假如这是符合科摩罗政府的愿望的话，我们愿意尽早派遣友好亲善的代表团到他们那儿去。

说了这些话后，形势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了。马约特的居民有权利对他们的将来澄清自己的愿望。法国有责任向他们提供办法使他们能作出民主公正的抉择。

去年十一月二日我说过这种征询民意——我们在几个星期前宣布定在二月八日举行——可以在国际观察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十二月十日，主管这一事务的法国部长斯蒂恩先生在议会的辩论过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斯蒂恩先生说：

“一切观察人员，不论是新闻记者或是国际观察员，都可以去马约特证实马霍利人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法国政府授权我在这里重申，法国政府准备邀请那些愿意观察投票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参观二月八日在马约特举行的征询民意。这些观察人员可以作为他们政府的使者到马约特岛出席投票程序，检查负责确保按规律进行征询民意的各个机构是否称职。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现在请几内亚比绍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费尔南德斯先生（几内亚比绍）：主席先生，倘若你允许的话，我愿在开始的时候就来自坦桑尼亚的同事萨利姆先生上个月主持我们讨论的方式向他祝贺。我们相信，以他的为人，他不只为坦桑尼亚争光，也为整个非洲争光。我想上个月在安理会上的辩论或许是最困难的辩论之一而且，倘若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或许是最紧要的辩论之一，但是来自坦桑尼亚的同事和兄弟对应该处理的工作表现出了游刃有余的能力。

主席先生，对于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外交词令来作什么表示，因为在上届大会期间几内亚比绍和贵国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善，但我对阁下及贵国，仍然持保留态度，愿意等到这个月底再看。我确实相信，以你在国际法上的专长，你一定能够正确地主持安理会，使我们对安理会面临的科摩罗群岛问题能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正走向一个时代的结束，与这个时代结束时有关的各种问题通常都会大量增加并更加激化。使用“大量增加”一词也许是不当的，因为自《联合国宪章》签订以来，非殖民化问题就一直与本组织同时存在着。

在比一个世代的时间还要短得多的时间之内，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目击了一个大陆及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科摩罗群岛只是这一长串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摩罗群岛对今天的法国来说等于是几内亚共和国——我指的是几内亚（科纳克里）——对一九五〇年代晚期的法国一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应说等于是一些以前的葡萄牙殖民地对现在的葡萄牙一样。

殖民者控制非洲大陆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投资。欧洲人在非洲赖着不走要干许多压迫别人的事，甚至有时要做出种族绝灭的勾当。当我们走向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当我们正与旧宗主国发展新关系的时候，我们和和气气分手，在被殖民者心中不存怨恨，在殖民者心中不感到挫败，这不仅对非洲并且对各殖民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我们应该和和气气分手，并且期待一个合作、和解和友谊的时代的来临。因为，正如同我们在我们国内常说的，斗争的矛头只指向一个制

度，决不指向人民。

我认为现在正发生于几内亚比绍和葡萄牙之间的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与葡萄牙确实有非常好的实际关系，我们也期望，或许我可以这样说，假如可能的话，要在将来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们密切注意科摩罗的事情——在此假如允许我的话，我以非洲统一组织的名义说话，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本月主席——我们很高兴看到法国在这个问题刚开始时所采取的步骤。

但是，我们很痛苦地看到，当这问题在安理会审议时，法国竟然弃权。

我国政府深信——我再一次以全非洲的名义说话——马约特岛不应该成为科摩罗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甚至是法国与非洲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苦恼的事物和争论的焦点。

科摩罗群岛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正式会员，而且这个组织承认马约特是科摩罗群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大会第3291(XXIX)号决议特别重申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第3385(XXX)号决议重申必须尊重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要把不相衔接的领土组成一个国家，我国政府对由此产生的困难和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存在着歧异是十分自然的事，也的确有歧异存在——各岛之间就有地方特色和地方主义。而且不独科摩罗为然，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群岛屿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主席先生，假如你允许我，我可以举一个邻近的例子。假如葡萄牙政府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佛得角群岛上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葡萄牙是有很好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极有可能——在这些岛上制造至少两个国家——且不说也许是十四个国家，因为共有十四个岛。

我国政府主张——我们对此也十分坚决——在科摩罗群岛的情况中，不应该强调情况的消极面。法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科摩罗人建国。法国在道义上有义务把这四个岛维持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成为一个可以继续存在的整体。在推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法国必须表现出勇气和领导能力。法国不应朝后看，只顾缅怀既往，怀念一个并没有带给法兰西共和国多少荣耀的时代。因此，对促使马约特在二月八日举行公民投票的形势，我国政府至感不安。我们认为这个公民投票会加强——我再说一次，会加强——消极面。这也许会成为法国和科摩罗群岛政府之间长期斗争的开端，并且——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甚至是法国和非洲其他部分对抗的开端。

非洲统一组织一贯支持自决的原则，我国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如此。我们相信任何地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和政治的归属。马约特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看来，马约特的情形是，法国政府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在这地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对当地政党进行政治操纵。

马约特的公民投票，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只是对科摩罗共和国内政的干涉。

最后，我国政府不是要求——我没有什么要求，假如我可以说的话，即连非洲也没有什么要求——而是呼吁法国政府停止举行公民投票。我们现在呼吁法国人与大多数科摩罗人共同努力，在世界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统一、可以继续生存、富裕和友好的国家。

主席：谢谢几内亚比绍代表对我勉强说的客气话。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向你表示祝贺之意，并希望你在本月份里顺利履行安理会主席这个崇高职位的任务。我们希望你能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帮助安理会完成它的重要责任。

让我也对我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同事和兄弟萨利姆大使在担任安理会一月份主席职位时的杰出贡献表示感激之意，他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和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连串会议中指导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科摩罗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宣布独立时，全世界都承认了这个非洲新国家的领土统一性。联合国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它的第3385(XXX)号决议中也作了同样的承认，接纳由昂儒昂、马约特、莫埃利、大科摩罗四个岛组成的科摩罗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尽管法国政府最初承认了该群岛的统一，它现在并不承认这个新国家对马约特岛的主权，而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下个星期日在那里举行一次公民投票。马约特是科摩罗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九一二年起，法国的法律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承认了这个群岛的统一。

法国在一八四一年霸占了马约特，这是它占领这个群岛的开始，并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岛屿。一八八六年，其他三个岛的苏丹被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一九一四年，该群岛被置于马达加斯加总督的管辖之下，一九二五年获准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这块领土在一九四七年变成一个行政上的自治实体而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土。

科摩罗在一九五八年举行公民投票，赞成维持海外领土的地位。一九六〇年他们获得了内部自治。在所有上述的发展中，科摩罗群岛都一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领土。法国的法律认可了这个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拟定这个群岛的政治组织的法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作了修正。根据这个法律，该领土具有法人地位，并实行内部自治。为了行政方便，每一个岛都构成一个行政区，由县长管辖。每区再划分为若干郡。该领土设有政府委员会和议会。科摩罗群岛取得独立联合宣言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在巴黎签订，对该领土来说是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法国在联合宣言中肯定该群岛的独立已准备就绪，将于宣言签字后五年之内达成独立。

在这段过渡时期，该领土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宣布独立，最迟不得晚于一九七六年，并提出警告，反对破坏国家部分或全部统一的任何企图。他们特别担心的是不顾这个问题的全局而就此征询民意。

由在该群岛上和在巴黎的某些游说集团所鼓动——假如不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话——的马约特分离运动企图否定独立的合法性，他们说马约特希望继续留在法国的统治之下。

但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举行新议会选举时，分离运动分子在大约105,000张票中只得了大约9,000票，在39个席位中只得了5席。马约特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表示了他们反对分离运动的立场。鉴于分离运动的失败和科摩罗人民纷纷反应，谴责这些受人操纵指使来分裂该群岛的企图，法国政府发表宣言重申该领土的统一。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国新闻报》引述法国政府部长奥利维埃·斯蒂恩先生的话说：

“法国政府选择以整个群岛为单位进行征询民意，有三个理由：第一是法律上的理由，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一个领土应维持它在殖民地时代的疆界。第二，群岛中各岛如有各种不同的地位是不可思议的事。第三，法国不做使科摩罗人自相冲突的事，正相反，法国的职责在帮助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法国当时的官方立场。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该群岛是统一的这个观念说明得更清楚明白，当时他声明如下：

“科摩罗是一个构成单一整体的群岛”。

又说：

“人民属于同一种族，实际上没有法国人的后代，有也只是少数几个……”。

同时，他说：

“是否可以想象，群岛的一部分独立了，而其中一岛，不管大家对该岛上的居民如何同情，仍保持不同的地位？我相信我们应该接受当前的现实；科摩罗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它们一直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它们的命运自然也应该是共同的。”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继续说：

“我们不主张破坏自来是单一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

虽然科摩罗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公民投票中投票赞成独立，法国议会却与法国的官方立场直接抵触，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立法允许各岛对将由该领土议会拟订的宪法分别进行投票。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科摩罗群岛宣布独立时，法国再一次违反了它宣布的立场，只承认三个岛的独立：大科摩罗、昂儒昂、和莫埃利。法国议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只在马约特征询民意。

我们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在科摩罗人单方宣布独立之后，法国还不承认他们领土和国家的统一，借此来打击他们。

自然，看到法国当局这种暧昧的态度，科摩罗人担心法国议会会进一步制造拖延和困难，危及科摩罗人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萨利赫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广播演说中，对情势解释如下：

“……随着时间逐渐过去并且看到某些具体的行动，法国已采取了片面的态度。它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它不顾我们的主权，在预先策划从马约特岛上驱逐出去2,000名民族主义者之后，提出了要就我国领土的一部分进行征询民意的说法，从而暴露了它的阴谋是想驱逐进行斗争的人，以避免斗争。但是法国比那一个国家都更了解，我们的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我们说法国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它已设立了一个军火库，有好几百名士兵、好几船海军陆战队，据说还有著名的特雷佩莱突击队，那是法国三个精锐的突击队之一。

“法国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它明知我们经济脆弱，却以我国和我们所爱的故土的毁灭作为同我们合作的条件。

“法国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法国虽然完全明白我们祖先的故土是不可、不能、不需谈判的，它给我们的援助，我们已习于接受的援助，已越来越以我国的割裂为条件。”

我们不能把这问题看作是法国立法和行政机关之间单纯的意见分歧。单纯用宪法术语来说明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虽然不怀疑法国的诚意，却有理由相信，法国想以某种形式留在科摩罗，维持它的影响力，这样才肯让科摩罗独立。科摩罗人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宣布独立，因为那时他们发现法国定下了一些时限和要求作为他们独立的条件，从而制造他们国家的分裂。

法国的这些令人遗憾的行动也可能还有别的动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一篇文章举出了另外的理由：

“科摩罗也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是与它们的小国寡民——300,000人口，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不相称的。从首都莫罗尼的码头上可以看到从波斯湾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超级油船。这些庞然大物大得连最近重开的苏伊士运河都容不下，只得穿过介于马达加斯加岛（左派领导的马尔加什共和国）和非洲大陆上马克思主义者控制的莫桑比克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这是绕过非洲到南美洲、美国和欧洲的最短的一条航线。科摩罗位于海峡的北边进口，对东方对西方都有军事上的潜在价值。……西方国家要防范苏联插手科摩罗。法国外交界透露说美国国务卿亨利·季辛格曾要求法国不要让马约特脱离西方的掌握。”

我们希望，法国的立场不会是该地区某些强国的新战略和在政策和利益上进行军事配合的一部分。

我也愿意提及，法国的决定藐视《联合国宪章》所尊奉以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第1514(XV)号决议所重申的原则，该决议特别规定任何想部分或全部破坏

一个领土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与《宪章》不符。法国的决定也公然违反了大会关于科摩罗的各种决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161(XXVIII)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291(XXIX)号决议以及最近的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第3385(XXX)号决议都重申必须尊重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组成的这个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很明白，科摩罗人从未存心跟法国冲突。科摩罗共和国总统以前说过，他们的行动一直是明智的，一直以他们国家真正的利益为依据。科摩罗政府在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曾不遗余力地使它与法国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向法国呼吁，同科摩罗人民、同整个非洲大陆、同第三世界以及全世界进步民主力量维持友谊和良好关系，在这种气氛中解决这个冲突。法国必须以有条理有度量的方式来清理它残余的殖民帝国。

法国自己是革命的策源地并且今天在新的国际关系中担当了作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桥梁的重要任务，我们希望它会避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一场无益的、破坏性的和耗费巨大的对抗。

我们重申我们同非洲科摩罗人民团结在一起；我再一次强调，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向我们的科摩罗兄弟保证，在他们争取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将不遗余力地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向我作的友好致意。

现在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刚刚收到了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信上要求邀请他参加刚列入安理会议程的项目的讨论。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意邀请赤道几内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赤道几内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赤道几内亚代表埃席阿·米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很感激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来谈论非洲，特别是东非各国所严重关切的科摩罗群岛问题。

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有一个本身是安理会理事国，又是国际法维护者的强国，企图要威胁恐吓一个新独立的小国。当通往独立的合法过程同殖民国家的物质利益相抵时，殖民国家会采取什么方法和态度，我国政府是很熟悉的。目前法国政府对科摩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就是这种过了时的殖民主义的例子。

我们对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的事实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从前的管理国——即法国——以及岛上的居民都承认和接受科摩罗群岛是一个政治、地理和文化实体。从一九一二年开始，法国法律就承认了它这样的地位。我可以补充说，

我国代表团反对法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什么科摩罗群岛从来就不是一个同种的民族的说法。我们也知道，科摩罗群岛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了公民投票，全体居民以压倒性多数宣布他们赞成独立。顺应着这个明显的全国一致的意见，人民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庄严宣告科摩罗独立。

在国际上，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科摩罗群岛的独立，并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的坎帕拉首脑会议中欢迎这个新国家加入该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曾经谴责法国政府阴谋破坏科摩罗的领土完整，并强烈要求法国政府从马约特岛撤军，呼吁国际社会注意法国政府对这个新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所造成的威胁。

一个月之后，在利马不结盟国家会议中科摩罗获得了进一步的国际承认。这次会议重申对这个新国家的支持，并谴责侵犯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企图。

当然，意义最重大的是，庄严的安理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向大会推荐接纳科摩罗群岛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知道大会在接纳安理会的推荐时，重申必须尊重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特别指出这个新国家包括从前法国管辖的构成科摩罗群岛的所有岛屿。

从这些事实看来，法国政府所采取或提出的横蛮无理的行动——只承认科摩罗部分领土的独立，并决定再就其余领土的将来地位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只能说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藐视。法国政府想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举行公民投票的企图是和本机关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背道而驰的。安全理事会只有在不顾《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撤消其关于科摩罗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定的情况下，才能支持这个计划

我们知道在给予殖民地领土和人民独立的时候，殖民国家在道义上有责任给

予它们必要的援助，而不附带任何会损害到它们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条件，直到它们能够自己站立起来，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重要关系的时候为止。我们也知道，法国非但不能达成这个崇高的义务，而且对科摩罗人民采取了不当的严厉措施，他们的唯一罪行是主张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有生存的权利。可是法国政府却撤回一切技术援助，召回所有公务人员——这一行动使科摩罗所有行政与通讯设施产生了混乱——以及停止它对该领土的一切经济援助，使这个年轻的国家陷入它今天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要在这儿说，对于这个新的科摩罗共和国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法国必须负起责任。这些困难是法国应受谴责的高傲自大，滥用权力，损害一个弱小无助的新国家的利益所造成的结果。这个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就象任何其他殖民地领土一样，一向是完全与其宗主国——在这里是法国——关连在一起的。

计划在马约特岛进行非法公民投票的问题只不过是这种绝无仅有的而且无论从那一个观点看都是无法忍受的局势的一面。科摩罗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它现在却被法国政府强迫违背它的意愿，让法国行政人员和军队出现在它的土地上。科摩罗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曾要求法国撤走，法国非但拒绝这样做，而且还继续干涉科摩罗群岛的内政，在科摩罗领土上搞分裂。

老实说，我国代表团对于法国采取的行动是不会感到过分惊愕的。我们从前也见过执行“分而治之”政策的企图，所谓法属索马里就是显著的例子。就象在科摩罗一样，该领土的少数人被怂恿支持法国的利益，反对多数人争取真正独立的意愿。在马约特岛象在吉布提一样支持民族独立的和平合法的示威行动当场受到了法国军队的威胁。

在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法国违反了它在西非遵行的开明政策，这实在是最不幸的事。对于它在东非残余的少数殖民地，法国向来都把它自以为是——我说“自以为”是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其他物质利益摆在当地大多数人民对国家主权的愿望前面。

安全理事会决定赞成接纳科摩罗作为一个不分裂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就表示联合国接受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民投票的结果以及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发表的独立宣言。

我国政府认为，鉴于世界社会对于科摩罗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负有明确的义务，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法国立即撤离该领土而且避免采取任何危害到科摩罗领土和国家主权的行动。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要求才是对科摩罗政府呼吁支持其民族斗争的适当反应。我们也认为，唯有这样的要求才能恢复各国，特别是小国，对于设立联合国来维护的国际法体系的信心。我们必须记住安全理事会，特别是有否决权的理事国，有担负起维护和保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明确责任。科摩罗局势显然就是执行这些责任的一个例子。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安理会的审议将会产生一些足以应付这种严重局势的行动。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尔及利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鉴于法国政府坚持要想在马约特岛上组织一次公民投票，科摩罗国家首脑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确保他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我们赞扬安理会这样快就接受这个紧急要求，这件事证明安理会很关心国际社会最新的一个成员。

对科摩罗国家元首来说，法国在马约特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计划就是侵犯科摩罗主权、侵害它的领土完整，因为马约特岛是这群岛的不可分割部分，而这个群岛是整个取得独立的。但是法国政府坚持认为，二月八日公民投票的目的是就这个法国属地的前途，再度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因此，说它是一种侵略行为，真是荒谬。法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下述的理论：没有人能够驳斥法国有权着手公开征求法国领土一部分里的人民的意愿。

因此，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决定马约特岛是不是法国的领土，假如是的话，法国政府当然绝对有权它行使主权；假如它是属于科摩罗国的领土，那么，实行法国的计划，就明显地构成对科摩罗的侵略，就是对它领土完整的侵害。

我想立刻说明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发生疑问，因此我们对法国政府的支吾搪塞，很难不表露惊讶、甚至失望，因为法国政府在非殖民化的道路上已经毫不后悔地、勇敢地走了那么远，今天却那么不光彩地、不大方地作最后一番挣扎。因为，事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马约特岛是科摩罗群岛四个岛屿之一，自从这个群岛独立以后，即自从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起就不再是法国的领土了。无论如何，大会接纳科摩罗国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就确认到这一点。大家记得，大会以共同意见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必需尊重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哀里四岛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当时只有法国拒绝赞同。大会提

出这项声明，是为了证明它恪遵第1514(XV)号决议，这项决议是大会关于非殖民化的整个理论基础，其中规定：

“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

因此，法国政府企图把马约特岛和这个群岛分开，是公然违背这些原则，也公然违背大会把本组织正式会员国地位给予上述四岛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决定。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根据大会的决议就相信不能再把马约特岛看作法国的领土。我们在这里只要回忆一下法国国家元首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就够了：

“科摩罗的人民是同种同族的人民，当地没有法国侨民集居地，至少法国侨民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假定这个群岛中有一部分独立，另一部分却保持一种不同的地位，不论当地人民的意愿为何，这是合理的吗？科摩罗群岛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一向就是如此；按常理来说，它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途，即使它们中有些居民希望采取另一种解决方法。”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接着又说，“在给予这个领土独立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建议终止把一直是科摩罗群岛历来固有的统一。”

我们不可能比他更坚决地、更雄辩地维护科摩罗国的完整，主张它对组成这个群岛的四个岛屿具有不可分割、不容怀疑的主权。

此外，法国政府早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就承认了科摩罗有权取得独立；后来又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组织了包括整个群岛在内的一次公民投票，借此征求科摩罗全体人民关于选择政治前途的意见。

那时法国海外领土部长作过如下的解释：

“为什么要举行一次全面的公民投票而不在每个岛屿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呢？因为法国不想取得独立的国家分裂。科摩罗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居民宗教相同、语言相同、经济和政治利益也相同。我们的任务绝不是破坏领土完整，而是帮助科摩罗人民自己努力建立和睦关系。”

我再说一遍，这次公民投票是法国政府组织的，有百分之九十三选民参加，投票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赞成科摩罗独立。

那么，按照一切逻辑和道理来讲，这个问题应该就此完全了结，也结束了法国殖民统治时代，为科摩罗打开了一个新的独立时代，使这个年青的国家大大可以依赖法国的友谊、协助和合作，来帮助它初次走上国际舞台。

说到这里，假如我们扼要叙述一下，就可以看出整个科摩罗群岛在一八八六年成为法国一个保护地。在一九四七年，也是整个群岛取得行政自治，又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海外领土的地位。

直到组织自决问题全民投票时为止，也就是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为止，法国政府一直都把科摩罗群岛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并且早就声明无意破坏那个统一性。

法国政府本着同样的精神，没有在每一个岛上分别进行咨商而进行了一次整个群岛的公民投票。因此，公民投票的目的是决定整个群岛的政治前途。

在公民投票中，百分之九十五的绝大多数选民选择了独立，这个结果经法国政府正式承认和记录在案。

因此，法国政府今天应该同我们一样承认这个独立的科摩罗国的存在，并承认它的领土包括整个科摩罗群岛。当然，我们不必向法国班门弄斧，但是我们似乎觉得，法国既然采取行动推行科摩罗的非殖民化工作，就应该有这样正常合理的结果。

但是，今天法国政府指出马约特岛所投的票有三分之二不赞成独立，认为在马约特岛人民重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前，法国不能承认该岛属于独立的科摩罗国。我们很坦白说，我们不能了解这种态度，因为这样等于法国政府本身以前制定的科摩罗非殖民化政策的原则，公然表示异议。

法国代表刚刚在发言中向我们解释，科摩罗代表大会在法国国会还没有执行它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法律之前，就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宣布独立，据他说，这个法律规定“起草一个宪法来保存这些岛屿的政治和行政特性”（上文，第5页）。法国代表并且在发言中强调“只有法国国会才能决定移交主权”（同上）。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到因为科摩罗的代表擅自僭取本国的主权，所以法国政府要以某种方法来惩罚他们。但是，当时法国国会起草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法律，目的完全是在否定自决问题公民投票的结果，背弃法国当局先前屡次重申的原则，怎么能指责他们这样匆匆忙忙就独立呢？

即使现在，我们也不能相信法国今天居然这样贬抑它过去伟大的气质，贬抑今天替它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第三世界赢得浓厚友谊的气质，把人民自决的崇高原则当作掩饰，阴谋肢解一个小国家，它过去对这个国家实行过殖民统治，今天它应该恢复这个国家的统一、尊严和崇高地位。

主席先生，我想在结束这个简短的发言之前，强调我深感荣幸在你担任主席的时候在安理会发言。我也感到在你领导下辩论科摩罗问题，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我这句话，当然是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身分说的；但也是代表不结盟国家集团说的，因为你知道，我国现在是这个集团的主席。

那些国家一致决心保障它们的国家特征和独立，进行斗争来改善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从而参加建立一个以各国人民之间加深了解为基础的、更公正的、因而也更安定的世界。那些国家没有抱着与大国竞争的疯狂野心，它们的努力也不是为了要破坏现在的制度，另外建立一个秩序，由它们来主宰。我们

憧憬的未来世界不是建立在统治和隶属的简单关系上。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为了破坏国际社会的组织，它的唯一目标是保障我们各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因为在基本上不公正的世界秩序里，他们无法享受到这些权利。这个行动不是斯巴达克式的造反。它是负责任的人所作出的有决心的、自觉的决定。他们了解他们的权利要求是正当的，也了解他们维护这些权利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占有法律和道德优势的这场正义斗争，而甘心陷入一场权力斗争，因为他们既不喜欢，也不愿意或希望，更没有能力来支持和赢取这场权力斗争。

这个态度不应该被人误认为对大国一种敌视的态度。不应该因为我们今天批评法国政府的政策，就认为我们敌视法国。相反地，由于我们与法国的友谊，当我们看到法国的行为违背了它的原则或侵害到别国人民的权利时，就更有资格表示反对。

主席先生，你曾经多次以美国代表的名义发表了你的印象，认为我们各国一贯都对贵国怀有敌意。我断然否认这种说法，那是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我想你不会希望我们赞同你的一切态度，称许你的一切行动，并且听从你的一切命令，来证明我们对美国的善意。每逢我们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违背了关于各国人民自由和尊重他们最合法权利的公认原则时，我们都很坦白地表示反对。

我们各国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最先极强烈抗议美国参加越战，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抗议美国支持南非，抗议美国援助葡萄牙，帮助它维持在非洲的殖民地。主席先生，这不是反美；这是我们各国对美国有益的反应，因为它们希望美国的伟大力量、美国人民的创造才能以及美国杰出人才的大胆想象力，能够更适当地用于争取一切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而不用在徒劳无益地设法维护和巩固它的无上权威，这种权威我们作梦也不敢想与它竞争。

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不久就要卸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职务。你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不能对我们有更深刻的了解，也不能从仓促的判断和无益的陈腔滥

调中认识到第三世界的本质，何况第三世界还在设法了解自己，何况对它所下的定义还是这样含糊。因此，你也不能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真正利害关系，我们进行这场斗争时所表现的激动态度，也许往往不是很有益的，但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当合理的，所以态度坚定不移。

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是各国政府的发言人，执行本国政府的指示，辩护本国政府的政策，也必须向本国政府提出我们的建议。与我们周围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比较，我们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但有时我们会以为我们在这些工作上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奉命在这里提出和支持的立场各有分歧、矛盾、互不相容，但我们了解，在这个天地里，我们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友谊和彼此互相尊敬，所以事实上可以在这个如此充满分歧，如此容易发生对抗的世界中，弥补创伤、缓和对抗，并增进了解。

主席先生，原谅我利用这个场合、利用这个机会直接向你讲话，来答复你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不过我相信我的答复只是局部的、很不完全的。我不希望在你离开以前我们没有机会纠正我们认为对我们的感想、愿望和行动所作不正确的评价。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样向你表示最热诚的祝福，祝你在即将担任的工作上成功，我深信你会运用精力、热情和意志力量，来承担这项工作，而你的精力、热情和意志力量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亲切好意的祝福。

下一位发言人是赤道几内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埃库阿·米科先生（赤道几内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见到你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这个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感到欣慰；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体系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负责维持国际的和平和安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一个参与了所有维持和平努力与行动以及为了维护真正的安全与民主而采取的种种行动的政府。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正要开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处理一个确实造成对和平，民主的威胁，并且会混淆了有关自决原则的真正意义的国际舆论的项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欣慰。

我们向阁下祝贺的同时，也希望向你的前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大使致意。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这个繁忙的月份里，他以我国代表团难以形容的杰出的经验与熟练的手腕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相信他会在二十四国委员会中赢得更大的胜利，在那儿，他的对抗邪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将在彻底消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更加突出。

我们同样要诚挚地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的理事国，让我们能够参加讨论科摩罗共和国的局势。

当殖民主义的鼓声正从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逐渐沉寂的时候，拥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钟声却愈来愈嘹亮了。一向由那些赞成和平、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不应允许斗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黑旗不管以什么面目，再度被人祭了起来。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就其本身来说，一贯支持那些想要消灭这种可耻的殖民主义制度的人，为的是恢复并保持团结、和平与正义，不单是为了赤道几内亚人民，而且也是为了那些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的人民。

我们现在，一如平常，支持科摩罗英勇的人民，这些人正尽其全力来恢复国家的统一与尊严，因为该国领土的一部分，马约特岛，还继续被一个殖民国家，法国，用武力占领。而且，法国不以这种非法占领为满足，还要得寸进尺，想于二月八

日在这个已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获得充分主权与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中，举行公民投票。

如果相信这个举动就是行使民主和适用自决的原则的话，就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国际舆论，因为不论一个国家是多么倾向分离主义或兼并主义，它绝不欢迎这种行动在它的领土上发生。法国政府在马约特安排的公民投票，就如同它在科摩罗共和国的这个地区驻军一样，都是非法的。法国政府的这个行动，使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和整个联合国的会员国的完整和权威，感到怀疑。而且法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它对一个民族的藐视。这个民族无依无靠，但却勇敢的，由于不愿意无辜者流血，而且也由于它深信应该只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才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单方面宣布独立。

这个国家的元首赛义德·穆罕默德·加法尔阁下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大会的讲话中，极为谦虚地说了以下的话：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单方面的独立宣言，并不是向法国挑战的行动，而是面对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内某些人士不顾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仍然孤注一掷地沉湎于殖民乐趣中，玩弄花招，我们所表示的意志与决心”（A/PV.2402 英文本第53—55页）

法国的驻军和在马约特岛安排公民投票不仅是侵犯主权领土，干涉别国内政，而且也表示完全不顾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了大会分别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第3161(XXVIII)号，3291(XXIX)号和3385(XXX)号决议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民主的程序。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政府的主持之下，百分之九十五的科摩罗人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举办的公民投票中，投票赞成独立。

在联合国接纳科摩罗为会员国之前的几分钟，法国政府代表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大会的一次发言中说：

“大会应还记得，法国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证实了科摩罗的独立愿望之后，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这个群岛的居民安排了一次公民投票。”——我强调这一句“这个群岛上的全体居民”——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投票的人都赞成独立。可是，马约特岛上三分之二的居民——我要强调“马约特岛上的居民”——却决定不独立。”（A/PV. 2402, 英文本第2页）

现在我们看来法兰西共和国过去是征求整个群岛的居民的意见，而不是征求和组成这个群岛的个别岛屿上的居民的意见。我国代表团看来，法国代表的发言，就象其他很多更有权威性的发言人的谈话一样，十分适当地进一步证明了打算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举行的公民投票是非法的。

此外，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当局已经承认并尊重昂儒昂，马约特，莫埃利和大科摩罗这四个岛屿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一致性。对于这四个岛屿，它曾当作单一的法律实体，用一个殖民政府来加以管辖。

英勇的科摩罗人民为了实现他们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表示的强烈愿望，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宣告独立。实际上，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在坎帕拉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不但在第419(XXV)号决议中一致欢呼决定接纳科摩罗共和国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并且也在另一项第421(XXV)号决议中谴责了法国政府玩弄各种花招来侵犯科摩罗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以及领土完整，因此要求法国将军队从马约特岛撤出，并且为了印度洋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遵守它的诺言。

此外，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科摩罗共和国的重要宣言，其中一段说：

“外长们热烈祝贺科摩罗群岛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取得的进展。外长们欢呼科摩罗人民宣布独立，并请法国政府将其军队立即撤离该国。外

长们谴责反对科摩罗群岛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并重申他们绝对支持科摩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A/10217，第9页）

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第一八四八次会议中，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376(1975)号决议，向大会推荐接纳科摩罗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第二四〇二次会议，按照以鼓掌通过的第3385(XXX)号决议，不仅同意了安全理事会的推荐，并且进一步重申必须尊重包括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四个岛屿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如果法国政府还对这些呼吁充耳不闻，我们相信此地的法国代表团珍视我们两国之间愉快地存在着的良好友谊和合作关系，会进行斡旋，使得它的政府注意到这些呼吁。同时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非常希望安全理事会为了和平、正义、安全、和解的利益，就当前局势采取实际必要的迫切措施，制止这个计划举行的公民投票。科摩罗共和国元首赛义德·穆罕默德·加法尔阁下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大会上讲话时，曾作过这样的预言。他说：

“我们要让庄严的大会来评判这个局势的严重性，同时热烈的希望我们能够和有关的各方面一块儿，共同谋求一个公正、和平、而且适当的解决办法。”

（A/PV.2402，英文本第56页）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借此机会，透过你诚恳地祝贺莫伊尼汉大使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在过去，特别是在上个月里，我已经有机会在安理会里同莫伊尼汉大使和美国代表团在一起工作。我深信他主持安理会辩论时会有效率，有技巧，公正而不偏袒。我要向他保证，在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处理的重要工作上，坦桑尼亚会和他充分合作。

我也想借此机会首先谢谢莫伊尼汉大使在我上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和称赞。我也以同样的热诚感谢我的安理会同事法国和利比亚大使对我的赞扬。我也要谢谢非安理会理事而在安理会发过言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很恳切很客气地对我说了这么多过誉的话。

本来我国代表团无意就当前讨论的主题发言；事实上，我原来只想借此机会热烈祝贺安理会的主席和谢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和非理事国对我说的客气话。但是我们的法国同事的发言令我感到不安；因为这个发言，我认为我国代表团很应该就当前这件事表示一些意见，当然，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以后有必要时，我们保留作更实质的发言的权利。

我在公开和私人场合里都曾表示过我对法国大使敬重之至，他在安理会里说我们应该态度严肃，可能他是在暗示说安理会所收到的科摩罗国家元首控诉法国在马约特所采行动的电报不够严重。我不想评论科摩罗总统致安理会主席的电报的优劣长短。这个电报是一个国家元首在遇到某些问题时打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他造出来的，而坦白说是法国政府对我们当前讨论的这个问题所执行政策的结果，我想只消这样一说也就够了。因此我相信这是一个严重的电报，其中提出的控诉也很严重必须安理会理事国予以最密切注意。

我就是基于这种想法，要对法国代表的发言表示几点具体意见。

首先，法国代表提到这个领土的地理界线，并对我们的集体要求是否适当，表示疑问。我说我们的集体要求，是指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集体要求，也就是

说科摩罗这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当然是包括大科摩罗、马约特、昂儒昂和莫埃利四个岛屿，对它的领土完整不得提出疑问。

我只想说明一下，在联合国和坦桑尼亚代表团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怀疑过科摩罗群岛的地理界线。我敢进一步说只要查查以往的记录就可发现在法国政府的心目中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领土的地理界线，至少从法国的高级代表在本组织和其他场所很多次重要发言的表面意义来判断是这样的。

同时，最重要的是必须强调一个管理国对它所管理的领土的责任，即使这样强调只是为了弄清历史背景。这种责任在大会的决议里已经很清楚地一再肯定过。本组织的宪章里也清楚地肯定过；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责任可以说在第1514(XV)号决议里我们通常称之为非殖民化圣经和古兰经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也很清楚地毫不含混地肯定了这种责任。

那个决议很清楚地要求殖民领土的非殖民化，同时并强调尊重各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的重要性。它特别责斥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并认为这种企图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违背的。

很清楚，联合国不负众望，始终贯彻地、坚定地、毫不含混地保持和卫护这个立场。如果我想引据资料——时间已经这样晚，我不想使安理会各理事国觉得厌倦或不耐烦——我会引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3291(XXIX)号决议，其中明确地重申有必要尊重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但是，第3291(XXIX)号决议对我们当前的讨论特别有意义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导致该决议的通过的那些背后情况。

刚才我说过，法国政府过去似乎没有怀疑过科摩罗的边界，没有怀疑过有必要尊重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我可以引述我们的法国同事们的各次发言，特别是法国高级发言人的各次言论。但是，为求简短扼要，我只约略提提两三次个别发言

吧。首先我要谈谈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国政府的声明，我想这项声明是针对那时将在科摩罗举行的公民投票。我不想发表坦桑尼亚的话，而只想把那个声明的主要意思大概说一说。这是法国政府所作的一次重要声明，意思是说要办理整个群岛的公民投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科摩罗领土将“保持它以前殖民地时代的边界”。这就是说包括那四个岛屿。此外还说，让这个群岛的各岛具有各种不同的地位，对法国政府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法国政府所作的一次重要声明。就是基于这一点，大会才在我前面提过的决议中明确表示注意到法国的声明，明确地重申了科摩罗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那时候，坦桑尼亚代表团和本组织其他各会员国都没有理由怀疑或质问法国政府在尊重科摩罗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用意和目的。我们那时没有理由怀疑法国政府的立场，也许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国政府八月二十六日的声明已经具体订出我们完全赞成的若干原则，还因为法国政府其他高级发言人也在各种场合一再发表声明，消除我们当时可能存有的任何疑虑。

例如所谓的法国海外领土部部长据说就在一九七四年十月说过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举行一次全面性的公民投票而不在每个岛屿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呢？因为法国不想分裂取得独立的国家。科摩罗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居民宗教相同，语言相同，政治和经济利益亦复相同。我们的任务绝不是破坏领土完整，而是要帮助科摩罗人民自己努力建立和睦关系。”

这是一位部长的谈话。如果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大相信部长们的谈话——实际上，部长发表声明以后，国家元首加以否定，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我们也许仍然可以怀疑法国政府一位重要部长的谈话的可靠性。但是作过这种声明的人却并不光是法国的一个部长。

我的同事阿尔及利亚大使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大使已经提到过法国总统在一

九七四年十月的一次重要谈话。我这两位兄弟已经差不多引述了那次声明的全文，我只需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其中的内容就够了。但是我要说明，基于法国最权威人士所作有关法国政府政策的这次声明，按照道理，平心而论，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没有理由质问法国政府在严格尊重科摩罗领土完整和统一方面的意图。

我在前面说过，大会就是基于所有这些因素，才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了第3291(XXIX)号决议。那是在科摩罗举行公民投票以前的事；也是在科摩罗人民依照法国发言人向联合国和世界舆论说明的政府政策而在十二月获得行使自决权利以前的事。接着就是行使自决权——在法国政府监督之下自由举行的一次普遍公民投票，在这件个别事情上没有人能怀疑其真实性和动机，因为公民投票的目的已经由法国政府清楚阐明，并由联合国加以证实。

这次普遍公民投票的结果是，科摩罗人民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五六选择独立，也就是说，科摩罗人民之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六反对独立的原则。但是，法国政府好象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但是，法国政府现在竟想要绝大多数科摩罗人民的意见服从极少数科摩罗人民的意见。

主席先生，我相信你更精通熟悉民主的程序，所以我就让你来判断一下，我们法国同事所陈述的立场，不论以任何民主程序作幌子是否可以称为民主。

无论如何，大会对于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也是毫不怀疑的。就这一点来说，安全理事会也是如此。安全理事会建议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而大会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也明智地接纳了科摩罗为本组织新会员国。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大会最新近接纳科摩罗为会员国的时候，在同一决议中不但接纳科摩罗这个新国家为会员国，并且重申过有必要尊重包括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四岛的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大会的一个决议。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法国同事当时没有参与这个决议；但是，大会的决议并不因为有一个代表团表示观点不同，或没有参与其事，就减低效力——除非我们现

在要造成一种情势，使一个代表团的意见凌驾所有其他代表团之上，但是我很了解我的法国同事，我敢相信他那时和现在都不可能有什么这种念头。

现在我们听说法国要于二月八日在马约特举行另外一次公民投票。真正令我失望的是，法国代表居然为举行这个公民投票的提议辩护，把它说成一种自决行为，而且言外之意，还说法国在这个特别立宪上是多么始终如一。事实上不光是言外之意如此；他的确提到法国始终如一主张举行县级和其他各级选举。

现在在我们安理会中居然有人企图把一个非法情势说成是正当的，并且把这种情势美其名为自决过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法国代表向我们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由投票可以解释作一种侵略行为？”根据我对法国大使的了解，我不相信他会真心诚意以为我们会把这种过于简单敷衍的论调当作认真的话。

问题并不是自由选举是否构成侵略；而是鉴于这个情势的背景，鉴于大会的决定，鉴于联合国的决议，法国当局现在在马约特举行选举或公民投票，就是公然干涉科摩罗的内政。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固然举行自由选举绝不能算是侵略行为，我却不相信安理会中会有任何理事国会认为干涉一个会员国的内政是一种友好表示，或一种善意行为的表示。

此外，企图证明把一个国家巴尔干化为正当行为的公民投票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痛惜的事。

法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政治、经济、物资乃至道德的资源——如果用自己的资源来破坏非洲最新的国家之一的独立和主权，难道是公平或公正的事吗？

今天法国大使又象他以前在大会中一样，为了申辩他们在马约特的计谋，竟企图给自决这个概念重新下定义，或者我应该说是重新解释。

我要想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我在大会的一次发言，实际上那次发言的恰当性和

正确性可能因为今天下午我们法国同事的发言而加强了。那时候——两个多月以前——我说过，而且现在还坚持说，法国声称在马约特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会使马约特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这种话不但歪曲了整个自决的概念，而且事实上是藐视本组织的决定，而且完全曲解本组织所主张的、本组织所卫护的、也是我们法国同事们在其他场合里所卫护过去自决概念。

法国大使坚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们为什么决定不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的结果呢？为什么一次新的公民投票就会有新结果呢？对于“自决”的新解释是很令人不安的，我希望安理会理事国不要误信为真。我在私人场合里说过，在大会也公开说过一次，现在我要在庄严的安理会再说一次：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经得起我们法国同事所说的自决的考验。我们应否容许自决原则被应用到乡级、县级、省级，听由每一个人为所欲为吗？我可不知道。联合国的会员国也许就不止146个，而会多到1,000个。我说这话，绝不是开顽笑，也不是要向任何人挑战，因为我没有意思向任何人挑战，但是我敢预言安理会很多理事国也会经不起这种考验。

我们法国同事所说明的这个概念，我们不能误以为真。我相信就是法国政府本身也不是真正严肃地说它现在在马约特的计划只不过是为了履行国际社会所卫护和表明的自决概念。

法国大使告诉我们这是自由行使自决权，因此安理会理事国如果愿意的话，尽可随便前往观察公民投票。我们严重怀疑这次公民投票的价值它的合法性实在有问题，法国大使现在却邀请我们前往观察，但是，不到一年以前，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再三请法国政府准许该特别委员会派遣一个访问团或者准许它前往观察当时在殖民领土科摩罗发生的各种行动，当时法国政府却始终采取反对的态度这又是一大讽刺。当时采取那种态度，现在却愿意让国际社会去观察马约特的公民投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说的更严肃更郑重一点，法国代表在安理会表明的法国政府立场显然不符合联合国的目标和决定。我也说过，从以往法国政府在科摩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来判断，这个立场也不符合法国政府许多高级发言人表示法国政府采取的立场。

我们坚决相信这样一种公民投票是毫无正当理由，是彻头彻尾地干涉一个会员国的内政。我们坚决相信它违反了保持科摩罗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利益。我们坚决相信这是公然违抗联合国的要求，公然违抗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公然违抗科摩罗人民透过他们的合法政府所提出的要求。

现在时间相当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法国同事们重新考虑这个显然错误的政策，不要玷污法国在非洲大体上表现的良好形象——即使我们之间在其他事情上有分歧——不要玷污法国在国际事务的很多问题上所表现的勇于负责的形象，尤其不要造出一种只能说是违反科摩罗人民利益的情势，一种不利于经非洲统一组织简要说明过的非洲人民愿望的情势，特别是不要造出一种不利于促进法国和非洲之间友好关系的情势。

难道要求法国不要作这种蠢事，真的是苛求吗？难道期望法国采取的立场与以前法国政府透过很多重要发言人主张的立场相符合，真的是奢望吗？

我们诚恳希望法国政府，为了科摩罗着想，为了这个区域的和平着想，为了法国与非洲的友谊着想，为了法国自己在全世界的形象着想，采取一个深思熟虑和负责的态度。

主席先生，既然你已经回来，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要表示我们多么高兴由你来主持我们的讨论。

主席： 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客气话。 他知道我为了什么事暂时离席了一下。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 我要澄清一下今天下午特别令某些发言人感到困扰的一些论点。

对于谈到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的发言人，我是最为尊重与尊敬的，同时我也特别细心地听取了阿尔及利亚代表和坦桑尼亚常驻代表的发言。 他们两位都不断提到法国政府部会首长和法国政府的官方发言人的发言，甚至还引述了法国元首的一段发言。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些发言都是真诚的发言；我们希望有关科摩罗群岛能够达成独立统一的发言，是法国政府对于科摩罗群岛除了善意之外别无他图的一项明证，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发言都极为清楚地指出： 法国政府并不是别有用心，当然不会怀着什么经济上或军事上的目的。 有人说我们有，根据的是一些记者们凭空捏造的揣测之词。

但是不管有些人会感到多么惊奇，在法国，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国家元首本人，是不能采取与议会的意愿相违背的行动的。 在法国，议会拥有最高权力。法国宪法规定未经议会投票通过，任何领土不能脱离国家主权。 法国议会拥有国家主权，各部部长甚至国家元首本人，都必须尊重议会。 而我国议会决定： 在马约特岛上举行投票的结果是，该岛拒绝脱离法国主权。 政府、行政部门、国家元首自己只能服从议会的决定。

我很了解，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行政机关并不习惯于服从立法机关，但在法国却一定要这样。 议会是主权的象征，只有议会才能就国家主权作出决定。

从前法国对它们行使主权，现在已经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在二十个到二十五个之间，它们的政府首长不少作过法国议会的议员，实际上有些还作过法国政府官员，

他们都非常了解，按照法国宪法的规定，议会是高于行政部门的。就算他们为因此而产生的科摩罗群岛局势表示惋惜，我也可以肯定这些极为熟悉法国宪法制度——当然并非只有法国才有这种制度，还是有其他国家的立法机关高于行政机关——的人了解法国政府所负的宪法义务。

我保留以后再对此进一步加以申述的权利，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澄清一下有些发言可能暗示出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法国行政部门和包括我在内的法国政府官方发言人的一些发言，还有言外之意。这些发言都是以完全的诚意发表的，发言中明白表示的意向并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才拥有最高的权力。

今天，与其使独立的科摩罗共和国——我们承认它有我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岛屿——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之间的歧见加深，我认为上上之策还是协助法国政府，照着它的愿望，同科摩罗共和国维持良好关系，并在可能时做出安排，使科摩罗共和国能在尚待确定的情况下，作马约特岛的好邻居。

我要进一步提醒安理会，这也是表示我们的诚意的又一证明：定于星期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会问岛上居民一个双重问题。这次公民投票会问他们：加入科摩罗共和国，还是不脱离法国的主权。这次公民投票将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进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正邀请愿意派出观察员的任何政府前往观察。如果马约特的居民决定加入科摩罗共和国，我们绝不会为此非难他们；他们有这样作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还有更好的方法来表示我们的诚意。

最后，我只要说，今天晚上我想澄清这一点，同时我保留以后就同一问题发言的权利。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我要向法国代表保证我国代表团从未怀疑法国政府发言人的动机。我们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都是以法国代表的发言为根据，同时，由于我们从未怀疑过他们的动机，所以我们对他们现在的所作

所便感到失望了。

第二，我们并不想干涉法国的内政。因此，我们并不想讨论法国的宪法制度、行政部门的责任和立法机关的责任，尽管我必须告诉你——我很高兴法国代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这并非法国独有的情况。许多别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把这类权力赋予国民议会的各种安排。我们可以把它们叫作国民议会，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把它们叫作国家立法议会。在有些地方，它们叫作议会。在别的地方，它们又叫作众议院。但是两者一为行政机关一为立法机关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权限怎样划分，要由各国的宪法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愿望、需要和情况来加以规定。

但是，如果联合国不能使有的人负起责任来，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举例来说，会员国本身本已承诺做某些事情，到头来却告诉我们：它们很抱歉，它们早先虽已作了承诺，但是它们的议会不同意。象这样的情形，我们是不能让它发生的。我本来以为，正常的情形应当是：一个人在知道特定的承诺已经得到他所代表的人民和政府的支持以前，是不会作出这一承诺的。

此外，我要说，对于科摩罗的局势，当科摩罗还是殖民领土时，我们在第四委员会、这个非殖民化委员会或在大会讨论科摩罗问题时，就不能开始要求法国议会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解释他们对科摩罗的立场。我们必须让各国政府对它们辩护和表示的立场负责。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现在认为法国政府应对马约特的局势负责。

关于公民投票的自由性质，我们并不是对公民投票是不是自由举行的，有所疑问。我们是说，这个公民投票完全与联合国立场的内容不符，完全与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如果他们能够慷慨地让马约特人民来决定成为科摩罗的一部分，还是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本着同一种态度，问问其他三岛的

绝大多数人民是否愿意他们的领土被分割？这样才是公平的。法国最初举行公民投票的时候，毕竟还是把整个领土看成一个整体，来举行整个群岛的公民投票的。我认为要作到正义公平，少数人既有发言的机会，多数人也应有发言的机会。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绝不会说，法国政府的立场同联合国目前的想法之间，没有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已由萨利姆大使非常雄辩地说出来了。我只是要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指出，法国政府已表示了它的意向，法国行政部门已说明了它的意向；它并没有作出承诺。意向是一国政府表示要遵循和预期要遵循的政策与它所作出的一般需由议会批准的承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萨利姆大使使用了“承诺”这个字眼。在法文中就是“保证”。除了得到议会的同意之外，行政部门不能就有关领土的问题，作出承诺。法国行政部门过去也表示过没有得到批准的意向。但是比起一些著名的例子来，马约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在这些著名的例子中，有的政府曾作出没有约束力的承诺，也有表示过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意向，都不能将它们表示过的，并为各国政府信以为真的意向兑现。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很抱歉要从事这次对话，但是我认为，我们正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只想表示下列意见。

第一，当我使用“承诺”这个字的时候，我是参照法国政府向联合国表明立场使用的。我们必须把管理国当局对于将在殖民领土采取什么行动向这些领土发表的声明当作管理国当局的承诺。我并不想对这一点有所争论。但即便是，只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我也以为，法国政府在作出要在岛上举行公民投票的意向或承诺以前，首先应当确定这项承诺或意向已得到立法机构或国民议会的批准；我希望法国的例子不会造成一个先例，但是，在将来，对于联合国所作出的决定，我们会有管理国当局对于一个殖民问题所作出的各种声明和各式各样的承诺，到头来却

在一两个星期后说：“抱歉，先生们，我们提出的这项声明，现在等于零了，因为它并没有得到适当的立法机构的批准。”

因此，我本来以为他们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科摩罗举行公民投票以前，这种意向——如果这位大使一定要称它为“意向”——应该在让科摩罗人民从事现在看来根本是徒劳无功而又毫无意义的行为之前，就已为法国政府和适当的法国当局所同意了。

主席：在休会以前，我要宣布，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进行协商，取得协议，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召开。

下午七时四十五分散会